

NIGHTMARE



Between two different attitudes to prisoners of war, which is more civilized, more sensible, and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It's a question only the human kind as a whole, instead of a single nation, can answer.

We cannot see clearly whatever lies in front until we stride over. Wisdom and love are our two feet; and the thinkers can make the quickest pace.

厄运

于劲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厄运

于劲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厄 运 / 于 劲 著

责任编辑：虞善国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45号内）

经 销：江苏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7214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5.25

插 页：4

字 数：355,000

版 次：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32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097—0 / I · 93

定 价：4.80元（软精）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焦 灼 的 爱

一位年轻女作家，在数年前，仿佛命里注定般地接触到了战争遗留下来的活化石——战俘。他们的命运使她震撼，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给了他们，于是产生了这部书。

读这部书需要勇气，需要一颗沉着的心。它把人类的痛苦展示得如此奇异甚至辉煌。把人类所能够有的生命力推到了极端，使之放射出几乎目不能视的光华。这后面隐藏着什么呢？就是对人类自身深沉的忧虑和焦灼的爱。

不要把它仅仅看做是战俘的命运吧。我们在生活中不是也被一次次打败过吗？不是也曾遭受过或大或小的厄运吗？因此，昨日的他们对今日的我们，便给予一种暗示：我们落入非常境遇，能够不向自身卑劣的那一面屈服，昂扬起真正人的骄傲么？并且痛苦地学会如何做人，重新锻造自己的信仰。

也不要把它归咎于战争吧。战争是一种人类现象，不可避免地使人类象森林那样冬枯夏荣。把一切都归咎于战争的结果，可能会使我们忽视了对自身弱点的洞察。消除战争有待于人类进步，而起点是直面各色各样的人生，增进对我们自己的了解。

还请不要把它单纯归结为我们制度的缺陷。不错，东西方对待战俘的态度很不同。西方国家的战俘，许多在后来成为总统或国会议员。而东方国家大都视战俘为耻辱，待之如叛逆，这确实令人遗憾，又岂止遗憾！他们对战争胜利所付的代价暂且不论，光是他们的命运就使他们汲取到了比常人更多的人生营养，因而已成为更有质量的人，应当毫无愧色地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尊敬，而我们迟至数十年后才把同情与抚慰给予他们。这就不只是个制度缺陷问题了，它蕴含的意义要丰富得多。况且，两种对待战俘的不同态度，究竟哪一种更文明、更智慧、更有利于民族生存与发展？只有整个人类而不是某个民族才能回答。

不管前面有什么，我们必须迈过去了才能看清楚。智慧与爱，是我们的双足。思索者的步伐迈得最快。

朱 苏 进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

目 录

上 卷

应该先了解一下战场的背景，这里不涉及胜败·····	5
决定存亡的三日：志愿军第180师陷入“毁灭”的涡流·····	23
暂时来不及深思的战场叛变·····	71
通往巨济岛的螺旋之路——浑沌的被俘初期·····	78

中 卷

战俘营·····	135
红色轿车直接驶自白宫·····	161

选择自己需要付出何等代价190

美战俘营长官杜德将军颇有意味的“俘虏”生活.....301

下 卷

战俘营里的“三反”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316

悲兮，我的同胞390

旧木匣里，有十多封寄自世界各地的台湾来信.....445

代玉书和那只楔形碑座一般神圣的红色女鞋跟470

后记473

〔附〕重要人名索引475

战场的苦难或以死亡告终，或
以被俘伊始——

上 卷

这是一具永动的石磨，隆隆地转动着、碾破着、轧碎着。石盘与石盘之间，流泻着、毁灭着的是古老的生命——是血液、是精髓、是骨骼、是躯壳；只留下百百千千的岁月和一片无边无际的地衣青苔。

没有句号只有删节号的漫漫长队。

就象一粒茫然游落在子宫腔外的精子，畸态而痛苦的存
在——

战俘。

三十五年之后，当这一批厄运之后的幸存者颤抖着双手，从一个个目光依然严峻的年轻办案人员手中，捧回自己告别了三十五年的政治生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乃至两年零三个月的军龄的时候，①在我的视野里，在那个一端起自亚洲大陆架，另一端濒临日本海的狭长半岛上，②在北纬三十八度线附近那片曾降

① 大部分战俘的被俘期为1951.5——1953.8，两年零三个月泛指战俘营生活时间，落实政策后，这两年零三个月补算了军龄。

② 朝鲜半岛。

临过厄运的洼谷地里，阴森和黝黑之中，已长出许多尤如记忆之果的亮晶晶的小植物，毒汁鲜艳的世界性果实，它仿佛是从那些堆积如山，如今一触却为粉末的锈钢残铁中生长出来，它以及这堆终将以灰末为不朽生命轮廓而存留的钢铁，生命历程似比那场战争本身更为永恒。今天，在那堆不朽物质的形态中，或许还会有一顶栩栩如生的旧军帽，一只余音未绝却已缠生着野花蔓的绿铜军号。

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在三十七年后对我说，这篇作品我在五十年代就试图写过，可那时候，我……没有魄力。我理解，那时候，我们整个民族都还脆弱。据说，劝止这一类写作的，同样是一位德高望重者，一位一生受中国人民敬重的领导人。

在这场厄运发生后的第三十六个年头差三个月的一天，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一位将军的葬礼。其间，一名年轻军人乘坐的吊唁汽车也缓缓地加入了送葬的行列。灵堂里，将军遗照上忧郁的眼睛深深地注视着这位刚刚结识便已永远分手的年轻军人，三十六年的折磨，三十六年的重负，他留给年轻军人一份私人文件——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朝鲜三八线附近地区组织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实行反击作战。此次战役历时五十天。经中朝人民军队英勇奋战，粉碎了‘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取得了歼灭‘联合国军’八万二千余人的重大胜利。我第60军在志愿军第3兵团编成内参加了此次战役。在战役的第一、二阶段均胜利地完成了上级所给予的作战任务，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英雄事迹。但在这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我第60军向三十八度线转移时，第180师遭受重大损失……”

第180师在一周之内破碎了。据说，当年，仅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那个弥漫着浓雾的清晨，仅在那片长不过数里、宽不过数十米的洼谷里，被俘官兵就达二千余名，死者无数；整个战役结束，第180师除去牺牲以及突围成功返回后方的四千余名官兵之外，被俘者竟达七千余人，占整个朝鲜战争志愿军被俘官兵总数的三分之一；直到今日，令许多人愤恨与不能容忍的恰恰是这二万二千名志愿军战俘的存在，①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是被俘，而不是战死。

厄运，尤如那根破电线，紧紧地系牢着那双底与帮早已分家的中国“51”式军用胶鞋，尤如被俘者早已肿胀、萎缩、并出现老年斑的残肢，一步又一步，一年又一年，滞重而蹒跚。当年所有的生龙活虎均已被耻辱的岁月所磨蚀，所有的英雄豪气均已被传统的尺度所扭曲。三十八度线，充满灵性的土地，对于这批被俘者，恰恰是一道生命的临界线，一道历史灾难的裂隙。

应该先了解一下战场的背景；这里不涉及胜败……

一九五一年三月的一天上午，作为“第二番”②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第60军第180师师部步行通过中朝边境的鸭绿江铁桥。当这支一万二千人的队伍，随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① 22,000名为志愿军战俘的总人数。

② “第二番”为毛泽东主席电报中的提法。

雄壮的进行曲旋律，刚刚通过作为中朝两国国界的江桥中点，从前方新义州方向飘来的浓烟便把他们吞没了。战士们由急行军开始小跑，踏踏的马蹄声和着万人大军脚板下的尘土，第180师以他三个步兵团、二个炮兵团、一个重炮营、一个山炮营……装备完整的满员编制，象一股匆匆卷来的旋风，与其他参加第五次战役的“第二番”部队一起直插集结地。

对当时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这似乎都是一场突然降临的战争。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晓，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催醒，继而在午夜华盛顿的指示下踏上战争之路。^①三日后，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现，无视她尊严的美海军第7舰队全部驶入台湾海峡。

六月二十八日，北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

七月二十日，人民军在大田地区生俘美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

八月初旬，北朝鲜人民军占领了南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使得朝鲜半岛上的美、李军队只能退缩在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地区。几乎已经夺得决定性胜利了，可是，对于金日成来说，局势在顺风之下骤转；

九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直接指挥美第10军（辖第7师、陆战第1师）四万多人在朝鲜蜂腰部仁川实施登陆成功。这是一次令世界瞩目的“引以骄傲的大胆的两栖——空降协同登陆”，一次大胆的扭转败局的赌博。凌晨二时三十分，大型舰只充满狭窄的仁川水道，天空中黑压压地布满螺旋桨和喷气式飞机。登陆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和还击”。五个小

^① 午夜，指时差。

时后，陆战队的软梯已经载着成群的士兵拥上仁川堤坝；

九月十六日，三百万份以麦克阿瑟名义签发的劝降传单《是投降，还是灭亡？》雪片一样飘散在朝鲜战场；

九月二十六日，汉城被“收复”；

贺电从全世界飞来。杜鲁门总统在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说：“军事史上没有任何军事行动能同你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迟滞战相比拟。”九月二十日，朝鲜人民军主力因腹背受敌被迫实施大规模的战略退却。

十月一日，美、李军队越过三八线北上；

十月九日，美、李军队在朝鲜北部领土作战；

十月十一日，美、李军队占领元山；

十月十九日，美、李军队占领平壤；

一反又一复。

这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美好、最辉煌的时刻，是与这位将军五十五年戎马生涯相称的顶峰。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太平洋马利亚纳群岛。威克岛。上午七时三十分，杜鲁门总统亲自和麦克阿瑟就朝鲜战场局势进行会晤。颇有趣味的是这次会晤的地点选择在美国本土——朝鲜半岛的中点，足可见麦克阿瑟此时的威望及倍受尊敬的程度。会晤中在座的有五角大楼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就在这次会晤中，麦克阿瑟发表了两段震撼世界的讲话：

“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本人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

这一历史性会晤持续了一小时三十六分钟。会晤中，杜鲁门曾就中国出兵朝鲜“干涉”的可能性向麦克阿瑟提问，“可能性很小”，①麦克阿瑟回答，“由于我们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没有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经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②

乐观而自信的“圣诞节饮马鸭绿江”、迅速解决朝鲜问题的暖风就此自威克岛向全世界播散开去。

十一月六日，麦克阿瑟命令他的四个军十个师零一个旅又一个团约十三万多人的军队分两路以最快速度向中朝边境推进，“圣诞节总攻势”开始了。

十月四日，一架专机由北京飞往西安又返回北京。彭德怀将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兵援朝的紧急会议，

十月六日，毛泽东提议并通过派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十月八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当日飞往沈阳，听取汇报并限令有关部队十日内作好出国准备，

十月九日，彭德怀由沈阳——安东，③急电请示毛泽东：

“将原拟先出动二个军和二个炮师的方案，改为将

① 小克莱·布莱尔著《麦克阿瑟》第346页。

② 《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66页。

③ 即丹东。

已集中待命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全部出动。”

毛泽东回电：

“同意。”

十月十一日，彭德怀应召回京；

十月十三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出兵援朝。当日，彭德怀回到沈阳；

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原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当日下午四时，毛泽东急电彭德怀：

“自明（十九日）晚部队从安东——集安开始渡江，①为严格保密，渡江部队每天黄昏开始，翌日晨四时停止，五时前隐蔽完毕。”

彭德怀将军本人于十月十八日晚提前渡江，二十日上午在朝鲜平安北道昌城郡的大洞同金日成会晤。

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在冬季多为白雪茫茫的崇山峻岭，伸向南方的狼林山脉和妙香山脉平均海拔一千米以上。

① 集安，即辑安。

图门江一带，一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区，降雪达数十米，平均气温在零下二十到三十度。

十月二十六日，长驱直入的李承晚第6师第7团突然与一支着装奇怪的神秘军队遭遇，这支军队身穿黄布军装，没有任何番号标志。后来，李奇微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由冰天雪地的山脊传到东北方向，（这个团）在遭到一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部队打击后已掉头向南退却，这支中国部队当时就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以很凶猛的近战几乎全歼该团……”

同日，在温井、云山的李承晚第8师与第1师的两个团也突然被包围；

十月二十八日，北朝鲜球场镇，一支快速挺进的美国军队在白日里梦境般地与那支神秘的军队相遇，^①当即溃散。这一仗，据称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直接接触的第一仗。从此，这支以近战攻势快速挺进几乎无任何阻力的军队屡战屡胜，这就是在毛泽东的电报中被称为“万岁”的“万岁军”第38军。第38军、第39军和同批入朝的兄弟部队一起在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短短十二个昼夜里，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从而稳定了“难民纷纷北逃”甚至堵塞鸭绿江桥口的危难局势。在这突然变化的形势之下，麦克阿瑟“圣诞节饮马鸭绿江”的胜利前景也与金日成不久前的“不幸”一样，开始了“功亏一篑”的全线溃退。他们先后丢失了已经获得的阳德、谷山、平康、伊川、铁原、金化、华川、杨口

① 向北增援的美第2师。